

也谈哈斯宝《新译红楼梦》 翻译底本问题*

齐风华

内容提要:蒙古族翻译家哈斯宝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节译成四十回本的《新译红楼梦》,对其翻译底本历来都是争论不休。本文通过《新译红楼梦》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之间跨语言的文字对比以及哈斯宝回批内容与陈其泰《红楼梦》批语内容的比较,认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是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所评点的藤花榭藏板,其评点思想也或多或少受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的影响。

关键词:哈斯宝 新译红楼梦 翻译底本 藤花榭藏板

蒙古族翻译家哈斯宝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节译成四十回本的《新译红楼梦》,然而其底本问题是历来争论不休,却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各方观点,陈岗龙教授曾撰文详细论述过,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一、翻译底本可能是程甲本《红楼梦》。这

是巴·格日勒图教授在哈斯宝翻译底本问题研究的后期所得出的观点^①；二、翻译底本是程乙本《红楼梦》。此观点是巴·格日勒图教授早期探讨哈斯宝翻译底本问题时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译文基本上与现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红楼梦》一致，且有些地方与藤花榭本、王希廉评刻本、戚蓼生本和程甲本相同^②；三、翻译底本是王希廉评本。持此观点的有巴·格日勒图教授、亦邻真教授。1979年亦邻真教授提出“哈斯宝译文的底本可能是王希廉评本或藤花榭本”的观点；四、翻译底本是程甲本的翻刻本。巴·格日勒图教授、亦邻真教授持此观点。巴·格日勒图教授认为，哈斯宝的译文如果不是以程甲本为底本，那么“藤花榭”版本的可能性大，不会是王希廉评本，但是没有进一步详细论证这一观点；阿尔丁夫认为，哈斯宝所依据的底本当是程甲本的某一翻刻本，如果不是“东观阁”翻刻本，就是“抱青阁”翻刻本，要么就是依据这两种刻本重刊的某一翻刻本。^③陈岗龙教授认为，“哈斯宝翻译的底本是程甲本的翻刻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或本衙藏板本，而不是王希廉评本”^④。

导致翻译底本争论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由于原著《红楼梦》的底本问题本身就很复杂。《红楼梦》版本繁多，堪称历来说部之最。据一粟《红楼梦书录》的著录统计，抄本与印刻本总数达一百七十余种，而实际数量，当远不止此；但是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那么明显，尤其是翻刻本之间的差异更是如此。而且《红楼梦》的诸多版本还未影印出版，一般收藏于各大图书馆古籍部或由私人收藏，参考和借阅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哈斯宝对《红楼梦》不是全译，而是节译，这也导致了不同版本之间对照的难度。加之，有关哈斯宝及《新译红楼梦》的相关资料本来就很匮乏，近年来也未发现新的研究资料。再有就是《新译红楼

梦》几种手抄本的落款识年均不相同,导致众多学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底本问题的确定,有助于我们思考《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年代。通过底本问题的确定,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成书时间的推算,又可以接着推断出“哈斯宝是谁”这一问题,有助于弄清哈斯宝是否就是尹湛纳希或者是其家族成员中的某一位。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底本问题的确定,有助于我们思考哈斯宝文学评点思想及其评点方法的影响来源。哈斯宝在其《红楼梦》回批中明确提到是受金圣叹的影响。金圣叹的评点对哈斯宝的影响尤为深刻,是其评点方法和思想的重要影响来源。那么,在《红楼梦》的评点上,哈斯宝是否同时也受到过其他人的影响呢?确定翻译底本,以进一步考察同底本与译本同时期评点本及评点家对哈斯宝的影响。

一、与程甲本和程乙本的比对

弄清《新译红楼梦》的底本问题,首先要确定其底本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这就需要将《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程乙本进行严密的跨文字对照,看译本文字与程甲本和程乙本哪一个版本更相似。

程甲本《红楼梦》即《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书屋活字本,一百二十回。封面题“绣像红楼梦”,扉页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萃文书屋”,是程伟元主持、高鹗参与修订整理的第一个《红楼梦》木活字印本,嗣后的所有梓印本,都是根据程甲本辗转翻刻。因此,程甲本是早期抄本与后期梓印本的分界。

程乙本《红楼梦》即《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萃文书屋活字本，一百二十回。程伟元、高鹗在辛亥本的基础上作了少量改订，全称为“乾隆壬子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本”。自胡适始将辛亥本和壬子本简称为程甲本和程乙本，此后在《红楼梦》版本上就此沿用。

清嘉庆、道光年间，许多书坊多依程甲本为底本翻印《红楼梦》出售，数量多达数十种。而至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才排印了程乙本，自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982年之前，人们读到的大多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校订本。这就是研究者们所称的“程高本系统”。

胡文彬认为，程甲本、程乙本在三个方面有不同：一是，时间先后不同，称辛亥年初印本为“程甲本”，称壬子年再印本为“程乙本”；二是，程甲本无“引言”，程乙本则增加了一篇“引言”，说明“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误”；三是，更为重要的是两本在文字上有很多不同之处。“据我的考察，程乙本对程甲本做过大量的增、删、改，数字高达21506字，其中前八十回就增删了155317字。”^⑤《新译红楼梦》底本的考证过程中，将程甲本与程乙本两者文字不同之处与《新译红楼梦》进行对照，看《新译红楼梦》此处的文字与哪一本相同，由此断定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具体对照如下：

程甲本《红楼梦》第三回“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袭人心地纯良，遂与宝玉”。这段文字在程乙本中是这样的，“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蕊珠，贾母因溺爱宝玉，恐宝玉之婢不中使，素日蕊珠心地纯良，遂与宝玉”。对于袭人的本名除了程甲本作“珍珠”，在甲戌本、庚辰本、脂评本中均为“珍珠”，而且在这句话的后半部分

程甲本等诸本均唤“袭人”；而在程乙本中则唤“蕊珠”。程甲本中是“贾母素知”，程乙本中是“素日”。结合这些改动再来看下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中的译文为“medekü”，即意为“知道”。译文与程甲本等诸本的“素知”相似。《红楼梦》中丫鬟的名字都是作者精心构思设计的，都有其深刻用意。如贾母的丫鬟叫鸳鸯、鹦鹉、珍珠、琥珀、翡翠、玻璃。既有禽鸟命名，又以珍贵的把玩珠宝来命名，可见丫鬟在贾母心中卑贱的地位和主人的最贵身份。程乙本将“珍珠”改为“蕊珠”，显然是打乱了曹雪芹富有匠心的艺术安排。对于程乙本的这一改动，张俊等学者是这样解释的：蕊珠，诸本皆作“珍珠”。然珍珠既已改名送人，而第二十九、九十六、一百十一回又复出现或提及其名，似仍在贾母房中。程乙分别为两人，意在弥补他本之疏漏。^⑥这是不无道理的。因此在《红楼梦》里既有珍珠又有袭人，二者似不是同一人。

《新译红楼梦》第二回中讲到林如海，哈斯宝的译文为“今如海四十岁”。程甲本、东观阁本、藤花榭本、蒙府本都作“今如海年已四十”，而程乙本却是“今如海年已五十”。在1975年出版的校对版的《新译红楼梦》中林如海的年龄是“ıabi”即“五十”。随后进行注释，说明这是编者在整理、校对时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程乙本进行修改的，在道光二十七年原底本中却是“düci”即“四十”。程乙本为何对林如海的年龄进行修改呢？《红楼梦》第三回，林如海对黛玉说了一段话“汝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汝父年已半百”就是五十岁的意思。大概程乙本是同“半百”保持一致，而对林如海的年龄进行了修改。在这一点上，《新译红楼梦》的文字与程乙本不同。

《新译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在谈及

贾宝玉时说“edüge doluran nayıman nasulayrad”即“如今长了七八岁”。在程甲本、藤花榭本、东观阁本、蒙府本等诸本中均作“七八岁”，在程乙本中却是“如今长了十来岁”，很明显这是程乙本对程甲本的改动；而以程甲本为底本的诸翻刻本却同程甲本保持着一致性。

程甲本《红楼梦》第二回中，“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羸”；程乙本“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住在家里，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羸”。程乙本将原来的“又不肯回原籍”改为“又不肯住在家里”；《新译红楼梦》第二回中是“nutuy’ tagan egekü dura ügei”，其意为“不愿回原籍”与程甲本等诸本意义相同，与程乙本相异。

程甲本《红楼梦》第九十七回，“登堂行礼毕，送入洞房。还有坐床撒帐等事俱是按金陵旧例”；程乙本中“登堂行礼毕，送入洞房。还有坐帐等事俱是按本府旧例”。程甲本和程乙本的不同之处为“金陵旧例”与“本府旧例”等处。藤花榭本、东观阁本、双清仙馆本等程甲本的翻刻本都与程甲本相同；这段文字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中是“Jinling-un qaguçin yosu-ber”译文意同“金陵旧例”。程乙本将“回原籍”和“金陵旧例”修改为“住在家里”和“本府旧例”，明显是有意在回避地点的问题，均采用模糊语代替的方法。

此外能够证明《新译红楼梦》底本不是程乙本的例子暂列一表以证观点，未能殆尽：（▲表示《新译红楼梦》译文文字与《红楼梦》文字相同，△表示原文文字与译文文字有出入）

《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程乙本对照表

译文与原文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一回 第一回	edüge ene cïlaru ur oron dur egegsen tula cï bide qoyagula yagun-du mün-küJing quwan siyan zi-in dergede aba cï iJü (第 17 页) ▲	今日这石复还原处 你我何不将他仍带 到警幻仙子案前 (第 94 页) ▲	今日这石正该下世 我来特地将他仍带 到警幻仙子案前 (第 11 页) △
第二回 第二回	qoyitu Jil basa nigen gūnqizi lōrūbei (第 71 页) ▲	次年又生了一位 公子 (第 122 页) ▲	隔了十几年又生了 二位公子 (第 19 页) △
第二回 第二回	edüge dolur an nayiman nasularad (第 73 页) ▲	如今长了七八岁 (第 122 页) ▲	如今长了十来岁 (第 19 页) △
第三回 第三回	uy-ača ene si rən kəmägē i münJia mü-dūJarugdaJü üile cïlökü ükin, çoqom nereJenJü (第 138 页) ▲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 母之婢,本名珍珠 ▲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 母之婢,本名蕊珠 △
第三回 第三回	arban dolura nayimatai debel malaqai tegsi dörben keüked irejü setike-yi ergün emiyeged inu jabaran-dagan nigen cï omorlır dabqur qaral'an-du xurüged setike-yi talbij u, olan keüked cöm garçu ecibe (第 103 页) ▲	四个衣帽周全的十 七八岁的小厮上来 抬着轿子众婆子步 下跟随至一垂花门 前落下众小厮又退 了出去 (第 137 页) ▲	四个眉目秀洁的十 七八岁的小厮上来 抬着轿子众婆子步 下跟随至一垂花门 前落下那众小厮肃 然退出 (第 27 页) △
第三回 第三回	ükin dü (第 133 页) ▲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 姊妹我曾见过的 (第 155 页) △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 姊妹我曾见过的 (第 37 页) ▲

译文与原文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三回 第三回	qaruč'in tanil(第 133 页) ▲	心里倒像是旧相认识,恍若远别重逢的一般(第 156 页) ▲	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第 38 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üküksen amidu tegri-yin kesig tur sitükü inu mogosi ügei(第 149 页) ▲	求太老爷拘恩不尽(第 167 页) ▲	求太老爷拘拿凶犯,以扶善良,存歿感激,大恩不尽(第 43 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erkim kümün egegegte umartamatarai (第 150 页) ▲	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第 167 页) ▲	老爷怎么把出身之地竟忘了(第 43 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ruwaizi-yin ükin qadalduqui-du uçaray'ad(第 155 页) ▲	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了丫头(第 170 页) ▲	可巧遇见这丫头(第 44 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döcin nasun-u kiritai(第 166 页) ▲	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五上下(第 178 页) ▲	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五十五上下(第 48 页) △
第四回 第四回	ümekeiJoros(第 169 页) ▲	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第 179 页) ▲	自谓花上几个钱没有不了的(第 48 页) △

译文与原文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十九回 第五回	Jegeli düğürens kümünr aiqaldun ma rtačäü yar utai kög Jımtai si boi, busu ger kerkibe cü dar ularulan cidaqu ügei kememoi(第 225 页) ▲	内中扬幡过会、号佛 行香,锣鼓喊叫之 声,远闻巷外。满街 上个个都赞好热闹 戏别人家断不能 有的 (第 508 页) ▲	内中扬幡过会、号 佛行香,锣鼓喊叫 之声,闻于巷外。 弟兄子侄,互为献 酬,姊妹婢妾,共相 笑语 (第 215 页) △
第十九回 第五回	kelekčen iniyeldüjü (第 225 页) ▲	(宝玉)先是进内去 和尤氏并丫头姬妾 说笑了一回便出二 门来 (第 508 页) ▲	(宝玉)先是进内 去和尤氏并丫头姬 妾鬼混了一回便出 二门来 (第 215 页) △
第十九回 第五回	sü lü(第 237 页) ▲	李嬷嬷又问道这盖 碗里是酥酪怎不送 与我吃 ▲	李嬷嬷又问道: “这盖碗里是酪怎 么不送给我吃?” △
第二十回 第七回	olan kümün(第 298 页) ▲	说的众人一笑湘云 忙回身跑了(第 556 页) ▲	说的宝玉一笑湘云 忙回身跑了(第 238 页) △
第二十一回 第八回	KeJiye sayi qalaqu bolba (第 308 页) ▲	还是这个毛病儿,多 早晚才改呢(第 561 页) ▲	还是这个毛病儿 (第 240 页) △
第二十一回 第八回	çige baidal yosu kemJiye (第 311 页) ▲	袭人叹道姐妹们和 气也有个分寸礼节 也没个黑家白日闹 的凭人怎劝都是耳 旁风(第 563 页) ▲	袭人又叹道姐妹们 和气,也有个分寸 儿,也没个黑家白 日闹的!凭人怎 劝,都是耳旁风 (第 241 页) △

译文与原文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二十二回 第八回	lüji šen sortuǰu eii tai šan arula-yi yekete samarururulursan (第 329 页) ▲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第 586 页) ▲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出门》(第 252 页) △
第二十三回 第十回	arbanjiruran keseg (第 380 页) ▲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将十六出俱已完(第 622 页) ▲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第 270 页) △
第二十三回 第十回	bi üge keleǰü tasiyaraba (第 381 页) ▲	宝玉着了忙向前拦住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第 623 页) ▲	宝玉急了,忙向前拦住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儿罢!要有心欺负你(第 270 页) △
第二十六回 第十回	küriyen-ı dotura arurlan (第 411 页) ▲	(晴雯)正在院内抱怨(第 703 页) ▲	(晴雯)偷着在院内抱怨(第 313 页) △
第七十回 第二十三回	bi qarın cıdaqı ügei (第 1034 页) ▲	黛玉看毕笑道新鲜有趣我却不能(第 1926 页) ▲	黛玉看毕,笑道新鲜,又有趣儿。(第 911 页) △
第九十四回 第二十九回	teǰün-i kümün olan (第 1360 页) ▲	贾环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见不看见该问他怎么问我捧着他的人多着咧(第 2593 页) ▲	贾环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见不看见该问他怎么问我你们都捧着(第 1228 页) △

译文与原文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程乙本
第九十七回 第三十一回	tüsijü sandali dur rarrarsan (第 1491 页) ▲	贾母恐他病发亲自扶他上床(第 2686 页) ▲	贾母恐他病发,亲自过来招呼着(第 1271 页) △
第一百五回 第三十四回	Ji ç i arru eri J ü Jegün küriyen-u kereg-i tursiqui dur sayin (第 1611 页) ▲	此时贾政魂魄方定,犹是发怔。贾兰便说:“请爷爷进内瞧瞧老太太再想法儿打听东府里的事”(第 2869 页) ▲	此时贾政魂魄方定,犹是发怔。贾兰便说:“请爷爷到里头先瞧瞧老太太去呢。”(第 1356 页) △
第一百五回 第三十四回	še looye mün (第 94 页) ▲	薛蝌道说是平安州,就有我们那参的京官就是赦老爷(第 2875 页) ▲	薛蝌道说是平安州,就有我们,那参的京官就是大老爷(第 1358 页) △
第一百九回 第三十四回	çilüğe eriged (第 1693 页) ▲	贾政着急,知病难医,即命人到衙门告假,日夜同王夫人亲侍汤药(第 3159 页) ▲	贾政着急,知病难医,即命人到衙门告诉,日夜同王夫人亲侍汤药(第 1407 页) △
第一百九回 第三十四回	nidün emüne (第 1879 页) ▲	就是不在我眼前(第 3221 页) ▲	就是不在我跟前(第 1519 页) △

通过上面表格中的对照,可以发现程甲本与程乙本中的文字略有不同,而《新译红楼梦》的文字多数情况下是与程甲本保持一致。由此可以断定,《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不是程乙本,而是程甲本,或是程甲本的翻刻本。

二、与程甲本及其早期翻刻本的比对

哈斯宝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不是程乙本,而是程甲本或是程甲本翻刻本。这就需要进一步去考证程甲本及其翻刻本。然而,程甲本的版本情况亦相当复杂。“乾隆辛亥以后,许多梓印本出现面世。梓板一次付印的数量,远非手抄时可比。书贾亦出于牟利计,翻印镌刻,风起云涌,版本繁多则可想而知。读者得到《红楼梦》的机会,遂大大增多,这部旷世奇书在读书界的影响,亦随之而更为扩大。此书既经辗转翻印,于是,诸多印本中遂各有版本的异同。同,其所据的底本,大都是程甲本及其翻刻本。异,梓板中有书手或刻工的误植,主其事者间亦对个别字句作某些必要或不必要的修改调整。因此,各梓印本的版本差异亦是复杂的”。^⑦程甲本各梓印本版本间的细微差别,成为确定哈斯宝翻译底本问题的关键所在。通过版本之间的对照,将几个版本中的异文部分摘取,同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进行文字对比,并对哈斯宝译文中与之对应的蒙古文再进行汉译,比较哪个版本中的文字与之能够完全吻合,作为标准来考察其底本的问题。

《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及其早期翻刻本对照表

原文与译文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藤花榭藏板	东观阁本	双清仙馆本	本衙藏板
第一百十九回 第三十九回	Jüi ren olurad (第 1920 页) ▲	只是他们的宝 玉中了官(第 3248 页) △	只是他的宝 玉中了玉举▲	只是他们的宝 玉中了玉举(第 3448 页) ▲	只是他们的宝 玉中了玉举(第 3900 页) ▲	只是他的宝 玉中了玉举 ▲

原文与译文回数	新译红楼梦	程甲本	藤花榭藏板	东观阁本	双清仙馆本	本衙藏板
第七十回 第二十三回	čüi yöüji čarasu (第 1031 页) ▲	去油纸 △	捶油纸 ▲	捶油纸 ▲	捶油纸 ▲	捶油纸 ▲
第九十五回 第二十九回	lin an wang-un yamun (第 1362 页) ▲	将那往南安王府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告诉了一遍 (第 2617 页) △	将那往临安府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告诉了一遍 ▲	将那往临安府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告诉了一遍 (第 2777 页) ▲	将那往临安府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告诉了一遍 (第 3177 页) ▲	将那往南安府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告诉了一遍 △
第一百十回 第三十六回	radana jbaü boi (第 1709 页) ▲	我们大爷爷和珍是在乐外头了 (第 2986 页) △	我们大爷爷和珍是在头外头了 ▲	我们大爷爷和珍是在罢外头了 (第 3168 页) ▲	我们大爷爷和珍是在罢外头了 (第 3596 页) ▲	我们大爷爷和珍是在头外头了 ▲
第一百十九回 第三十九回	torgubasu basa bü- güdeger-i torgurumoi (第 1902 页) ▲	要发大家都发 (第 3236 页) △	要发大家都发 △	要罚大家都罚 (第 3436 页) ▲	要罚大家都罚 (第 3888 页) ▲	要发大家都发 △

注: 藤花榭藏板和本衙藏板未出影印本, 因此未能标记页码。

《红楼梦》第一百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中刘姥姥因惦记着贾府, 叫板儿进城打听。在程甲本和程乙本中板儿打听到的皆是“他们的宝玉中了官”。而在其他诸翻刻本中却都是“中了举”。这一内容在

《新译红楼梦》第三十九回中被翻译为“jüiren oluy'ad”即“中了举”；《红楼梦》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中得知贾政学政任满，准备回府，宝玉吓得赶快补足功课。黛玉帮着宝玉写字，让紫鹃送去给宝玉，“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去油纸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在程甲本和程乙本中皆是“去油纸”，而在其他诸本翻刻本中却是“捶油纸”；另外在蒙府本中是“老油竹纸”。在《新译红楼梦》是“cui yōu Jiécay'asun degere”即“捶油纸上”；程甲本《红楼梦》第九十五回中“王夫人知事难瞒又瞧瞧袭人怪可怜的样子只得便依着宝玉先前的话将那往南安王府里去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地诉了一遍”。“南安王府”在《新译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中则是“临安王府”。虽有“伯”与“王”字的差别，然而小说中“临安伯”即“南安王”。在《新译红楼梦》中其中关键的文字“临安”二字却是与藤花榭本和东观阁本一致，而与程甲本不同。

由此可以确定，翻译《新译红楼梦》所依据的底本不是程甲本。在几种版本对照过程中，尽量选取一些能够切切实实地证明其观点的例子。《红楼梦》版本众多，各个版本之间又有着诸多差异。无论是《红楼梦》的手抄本，还是翻刻本都会存在一些抄写错误和刻印错误。翻译本身是一种创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发现明显的抄写错误或刻印错误时不可能不去纠正而去照着错误的写法继续翻译。因此笔者在对照不同版本时，原著与译著不同之处，尽量选取那些名词、数量词等，这类词是译者不能根据原著的上下文意义而进行改动的词语，尽量做到在版本对照上更具信服力。即便可以改动，也不至于改得与翻刻本的其中某一本恰能吻合。

哈斯宝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如果不是程乙本，也不是程甲本的话，那么要考虑程甲本翻刻本的可能性了。程甲

本翻刻本版本纷繁复杂,据一粟先生在《红楼梦书录》中的辑录来看,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有以下几大系统:本衙藏板本、东观阁刊本、金陵藤花榭刊本,还有王希廉评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双清仙馆刊本,1832年)。在早期的翻刻本中存在诸多其他书肆、书坊的翻刻本,如抱青阁刊本、三让堂刊本、桐花凤阁刊本,等等都属于本衙藏板本、东观阁和藤花榭本系统。

本衙藏板本,扉页有题记,背面题作“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本衙藏板”(1799年),首程伟元序,次高鹗序,次目录,次绣像,后正文。正如其题记所说“《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原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校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釐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也。”^⑧东观阁刻本系统,《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梓行,是《红楼梦》早期刻本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本子,也是《红楼梦》众多刻本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版本。东观阁本初刻本之后,还有东观阁嘉庆十六年(1811)本、藤花榭刊本。金陵藤花榭本系统(1818年)是继东观阁本之后,受“程甲本”影响而出现的一个刻本,其扉页题“绣像红楼梦 藤花榭藏板”。

程甲本与程乙本两个版本之间的不同之处,已有诸多研究分析,而对程甲本及其早期翻刻本的版本差异少有研究。程甲本早期翻刻本中东观阁评点本《东观阁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于2004年10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本衙藏板本和藤花榭藏板至今未出影印本。本衙藏板本今收藏于国家图书馆,“杜春耕先生自藏一部”^⑨。而藤花榭本分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图书馆,“杜春耕先生藏书中有的一部藤花榭刊本”^⑩。

现将《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早期翻刻本的文字进行

对照结果列入表格,方便对比其异同:

《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早期翻刻本对照表

程甲本翻刻本回数与《新译红楼梦》回数	新译红楼梦	藤花榭藏板	东观阁本	双清仙馆本	本衙藏板本
第一百五回第三十四回	tana arban ruban kelkiye(第1649页) ▲	珍珠13挂 ▲	珍珠13挂 (第3041页) ▲	珍珠12挂 (第3459页) △	珍珠13挂 ▲
第一百五回第三十四回	ulabar nekei qori (第1649页) ▲	酱色羊皮 20张 ▲	酱色羊皮 20张(第3042页) ▲	酱色羊皮 30张(第3460页) △	酱色羊皮 20张 ▲
第一百五回第三十四回	köböng-tai Jiatai dang ša debel (第1650页) ▲	棉夹单纱 绢衣三百 四十件 ▲	棉夹单纱 绢衣三百 四十件 (第3043页) ▲	棉夹单绢 衣三百四 十件(第 3461页) △	棉夹单纱 绢衣三百 四十件 ▲
第一百五回第三十四回	öngö buri- in (第1650页) ▲	各色粧蟒 三十四件 ▲	各色粧蟒 三十四件 (第3043页) △	各色粧蟒 三十四件 (第3461页) ▲	各色粧蟒 三十四件 ▲
第一百五回第三十四回	gerte-e ċ e rural ügei (第1610页) ▲	余俱散收 禁内 ▲	散收宅内 (第3044页) △	余俱散收 禁内(第 3462页) ▲	散收宅内 △
第九十五回第二十九回	lin an wang-un yamun (第1364页) ▲	将那往临 安伯府里 去听戏时 丢了这块 玉的话悄 悄的告诉 了一遍 ▲	将那往临 安伯府里 去听戏时 丢了这块 玉的话悄 悄的告诉 了一遍 (第2777页) ▲	将那往临 安伯府里 去听戏时 丢了这块 玉的话悄 悄的告诉 了一遍 (第3177页) ▲	将那往南 安伯府里 去听戏时 丢了这块 玉的话悄 悄的告诉 了一遍 △

程甲本翻刻本回数与《新译红楼梦》回数	新译红楼梦	藤花榭藏板	东观阁本	双清仙馆本	本衙藏板本
第一百二十回 第四十回	qoina egun-i üleged (第 1989 页) ▲	后见了这 本传奇 ▲	后人见了 这本传奇 (第 3541 页) △	后见了这 本传奇 (第 3941 页) ▲	后人见了 这本传奇 △

注：藤花榭藏板和本衙藏板未出影印本，因此未能标注页码。

《红楼梦》一百五回中贾府抄家清单中对于其中“珍珠”的挂数各个翻刻本中是这样的：双清仙馆本中是 12 挂；藤花榭藏板、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中均是 13 挂；该清单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是“tana arban rurban kelkiye”即“珍珠 13 挂”。

在“酱色羊皮”的数量上：双清仙馆本中是 30 张；藤花榭藏板、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中均是 20 张；该清单在《新译红楼梦》中是“ulabar nekei qori”即“酱色羊皮 20”。

除了清单的数量在各翻刻本中有所不同，还有在物品的名称上也稍有差别：有一种“绢衣”在双清仙馆本中的修饰语是“棉夹单”，而在藤花榭藏板、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中均是“棉夹单纱”，双清仙馆本少了一个“纱”字。在《新译红楼梦》中是“kōböng-taiJ ia-tai dang ša debel”即“棉夹单纱绢衣”。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清单物品的数量上，还是从清单物品的名称表述上，双清仙馆本都与《新译红楼梦》中的文字表述有出入，却与藤花榭藏板、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吻合。由此可以排除双清仙馆本作为《新译红楼梦》底本的可能性了。

三、与藤花榭藏板之间的联系

底本的考证过程中,《新译红楼梦》的文字与程甲本早期翻刻本的相似度极高,这就需要进一步考证与哪一翻刻本最接近。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早期翻刻本之间的联系,即文本文字对照和哈斯宝回批内容的比较等两个角度来进行。

(一)《新译红楼梦》与程甲本早期翻刻本的文字对照

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小说结尾处有一句话,在东观阁本和本衙藏板本中均作“后人见了这本传奇”,而在藤花榭藏板中是“后见了这本传奇”。在《新译红楼梦》第四十回是“qoina egun-i üJeged”即“后见了这个(传奇)”。与藤花榭藏板相同,只有“后”,少了一个“人”字。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与藤花榭藏板接近。

《红楼梦》一百五回中锦衣军查抄登记完物件之后,命人看守贾琏,并下令“余俱散收宅内”。在东观阁本和本衙藏板本中均为“散收宅内”;在藤花榭藏板中是“余俱散收禁内”。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中是“gerte-eče raral ügei”。这里的“raral ügei”意思即为“不让出去”“禁止出去”的意思,有种命令的口气,与汉语中的命令禁止做某些行为的语气很相似。而“散收宅内”如果蒙译的话应该是“ger-tü qoriju talbi”。这里如果用蒙古语的“格”来解释的话更加容易辨别:哈斯宝译文中的“gertes”是在“ger”(即“宅”“家”之意)字的后面附着了蒙古语的两个格即“tü”和“eče”,分别是向位格和从比格。其中向位格表示方位和处所,相当于汉语的“在”。从比格用于表示出发点、来源以及比较、对照时使用,相当于汉语的“从”。这一从比格“eče”在蒙古语中就叫“rarqu -in teyin ilral”,其中

“rarqu”恰好与哈斯宝译词中的“rarral”是属于同根词。言而总之,哈斯宝译文中的译词同藤花榭藏板的意思最吻合。

前文表格中除了藤花榭本在所有比较点上都与《新译红楼梦》保持一致外,其他翻刻本却或多或少都有些出入。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间大致相似,加之《新译红楼梦》又是节译本,因此,往往在诸翻刻本之间有差异的地方,恰好是哈斯宝删节没有翻译的部分,这就造成了在底本考证问题上的难度。

(二) 哈斯宝回批内容的对照

上述研究是《新译红楼梦》与藤花榭藏板在文本文字上的对照,另外,除了文字对照之外,从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回批中,也可以看出《新译红楼梦》与评点本藤花榭藏板的评点内容有诸多相似之处。经查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有白话本藤花榭藏板和评点本藤花榭藏板。经对照,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中有诸多地方与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陈其泰评点本藤花榭藏板的批语近似。

哈斯宝批语与陈其泰批语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第一,体现在二者观点一致;第二,体现在二者所评文本细节一致;第三,哈斯宝的批语似乎在反驳某一观点,其反驳之处恰好是陈其泰批语中所评述过的观点。下面对上述三点进行详细解析:

第一,二者观点一致。哈斯宝与陈其泰批语中有诸多相似的观点,无论是对小说人物的评价及态度问题上,还是在文章写作手法的评论上,都提出了近似的观点。

1. “物黛抑钗”是哈斯宝与陈其泰对小说人物所持的相同态度。哈斯宝在回批中极力赞扬林黛玉,赞美她才貌无双,同情她自小离开父母寄人篱下,欣赏她冰清玉洁,理解她敏感多愁,并在林黛玉含恨归天后,为其特别创作弔文寄托无限哀思,并引以为“知己”。而对薛宝钗则是极力地贬斥,

说她表面上看去好像是极好极忠厚的人,但实际上却是极有心计,恶极残极的奸佞之徒。认为她是僭夺木石之盟的奸诈小人,真可谓是对她深恶痛绝;同样,陈其泰也非常欣赏黛玉,同情黛玉,处处为其辩护。他认为宝黛同心,两人心心相印,是天仙化人,“非美色所得而间,非柔情所得而动,非毁誉所得而惑,非生死所得而移,亦非食人间烟火者所得而领会也”^⑩。认为宝钗是纯乎人欲而汨没天性者,“假道学,是宝钗一生欺人处,亦是宝钗一生占便宜处。”^⑪黛玉同宝钗两相比较“黛玉实心人,竟不知宝钗之奸”^⑫。

2.二人都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两个阵营。哈斯宝认为,同志相谋,同恶相党。由此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善与恶两个阵营。其中善的阵营中有林黛玉、贾宝玉、紫鹃、探春等人,这一阵营中的人物是宝黛爱情坚定的守护者和忠实的拥护者。哈斯宝对这一阵营的人物非常欣赏,充满了钦佩之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她们发自内心的赞赏;在恶的阵营中则有薛宝钗、贾母、袭人、凤姐、王夫人等人。这一阵营的人物是宝黛爱情的僭夺者和破坏者。她们奸诈狡猾,机关算尽,善于玩弄权术,最终造成宝黛爱情的悲剧命运。哈斯宝认为这些人物表面上看去都好似极好、极善的人,可内心却是无比的奸狡,是非常可鄙的。因此,在其回批中时常揭露她们的恶行,不断提醒读者不要被其表面现象所蒙蔽。

陈其泰也将小说中的人物划分为两大类。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为一流人物,陈其泰认为:这些人情感率真,行为不流凡俗,不失为圣贤之人。他极力称赞黛玉“清操如玉”“神清”;认为晴雯虽有些任性,但不计较利害得失,是率性而为者;认为妙玉是宝玉的知己,二人皆性情纯洁,因此是可以心心相印的神交,二人的关系已是超越男女私情的纯乎天性的关系。陈其泰又将宝钗、王熙凤、袭人等列为另一类人物,尤其对宝钗批评得十分严厉。他认为金玉

之说,起于薛家捏造惑人。宝钗是善于权术的“假道学”,只为图谋婚事而机关算尽倾轧黛玉的“禄蠹”“小人”;与黛玉相比是“纯乎人欲而汨没天性”的大“俗人”。

3. 鸳鸯是宝钗和宝玉婚姻的促成者。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回批中认为,宝钗亲自祭拜鸳鸯的一个原因是,“报答鸳鸯帮他成就婚事”^⑭。陈其泰认为,黛玉和鸳鸯性情不和,如果二人性情相投的话,贾母必会知道宝玉之心只属黛玉一人了;之所以性情不投,故鸳鸯党附宝钗,继而促成宝钗婚事。“鸳鸯为凤姐之党,亦只知逢迎王夫人,以彼在老太太前言听计从。倘能为黛玉周全,如紫鹃之劝黛玉,则老太太爱怜宝玉、必成宝玉之愿。且爱怜黛玉,亦必喜黛玉之归于宝玉。老太太果然出口作主。王夫人虽欲定宝钗,亦未便强拂老太太之意矣。无如鸳鸯与黛玉性情亦复不投,且不能深知宝玉之心,故亦党附宝钗。以致老太太不以黛玉为念,而任凭王夫人聘定宝钗也。”^⑮

4. 宝钗是宝黛之盟的僭夺者。这也正是二人“扬黛抑钗”的主要原因。陈其泰认为,宝钗是为宫选一事来到都城,住进贾家的,“而到京以后,并不报名听选,岂非一见宝玉,便不思入宫耶?”^⑯见宝玉与黛玉“亲厚”,于是造出金玉之说“摇惑众心”,终达成心愿;哈斯宝也同样质疑过宝钗是进京等待宫选一事,“这时为何一字不提此事了?凭宝钗这等才华容貌,难道说未能入选?这是何人之过,读者为何不察?”^⑰他也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薛宝钗见宝黛二人情谊深厚,便想方设法僭夺宝黛之盟,最终亦得偿所愿。

5. 知己说。哈斯宝认为宝玉和黛玉,一个是才子,一个是佳人,才子佳人可互为知己。紫鹃忠诚体贴,处处替黛玉着想,是黛玉最为知心的“姐妹”,是黛玉的另一知己。除此之外,译者本人也是黛玉的另一知己。在黛玉离世后,译者难掩悲痛之情,特为黛玉撰写了一篇寄托哀思的诔文。

译者公然出现在其译文中,并在诂文中将黛玉视为知己,充满了对黛玉的钦佩和仰慕之情。另外,译者又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引为知己,并基于此翻译了其小说;陈其泰也认为,宝玉同黛玉心心相印,“纯是天性,绝无人欲”,自是知己。妙玉也是宝玉的知己。妙玉是“黛玉一流人”,“夫宝玉之性情,舍黛玉谁能知之。而妙玉独能相契于微,则亦黛玉之一人而已”^⑧。

另外两者对文章的写作手法也有类似的观点,如“宾主之说”“图影之道”,宝钗形象的塑造方法等方面都有近似的论断。

第二,体现在二者所评文本细节一致。哈斯宝和陈氏不约而同地都在回批中评点了相同的情节,而且其评语也惊人地近似。如袭人装睡、宝钗宫选、宝钗同婢女赏鉴通灵宝玉,等等。下面就将两者对照情况用表格列出。

哈斯宝与陈其泰回批中共选的文本情节与批语对照

	《新译红楼梦》回批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	
	批语内容	页码	批语内容	页码
袭人装睡	读《红楼梦》的人都说袭人是第一等好人。我看,再没有比她更精通奸计诈术的人了。	38	袭人轻狂处,亦只闲闲一笔,使读者冷眼看出其平日之伪也。	71
宝钗宫选一事	宝钗之来是等待宫选的,这时为何一字不提此事了? 凭宝钗这等才华容貌,难道说未能入选? 这是何人之过,读者为何不察? ……薛宝钗是在林黛玉之后来的,见宝黛二人情谊深厚,便想方设法僭夺宝黛之盟。上对贾母、王夫人谄谀备至,下对仆妇丫鬟笼络讨好。因为妒嫉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她费尽心机。	37	宝钗为待选而来,自是禄蠹一流人物。而到京以后,并不报名听选,岂非一见宝玉,便不思入宫耶? 宝钗一觉宝玉与黛玉亲厚,即有金玉之说,摇惑众心矣。	56 58

	《新译红楼梦》回批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	
	批语内容	页码	批语内容	页码
宝钗与婢女莺儿赏鉴通灵宝玉	因为妒嫉宝玉对黛玉的爱情,她费尽心机,故意要赏鉴那块玉,笑脸看着婢女,让婢女说出同自己金锁上的话是一对儿。写这等情节,令人觉不出她的奸诈狡猾,回目上也只写“巧合”二字,就这样却淋漓尽致地揭出了她是何等奸狡。	37	先要看玉,以便卖弄金锁也。金锁尚未造成,故未赏鉴此玉。金则有意要牵合金玉二字耳……非宝钗一问,何以引出此语耶?写慧婢聪明,凑趣如画,然用计亦显然……主婢二人,暗中会意,语语入扣,恰到好处而止。	69—70
猜灯谜贾母将荔枝喻作猴子	贾母将荔枝比作猴子,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猴子。	45	此谜甚劣,贾母不应如此。荔枝鲜红光润,如何似猴子耶。北方人只见干荔枝,故云尔也。	102
为宝钗作生日	黛玉来这里已经过了几年,宝钗来了才一年。可是不闻曾为来此已阅数载的黛玉过生日,为什么给才来一年的宝钗作生日?……就因宝钗得了上谄贾母、凤姐等人,下则取悦仆妇丫鬟之力。	44	自金锁出现之后,渐渐林冷而薛热矣。此回说老太太喜他稳重平和,破格庆寿,则合府之耳目心思,皆可知矣。从此步步写宝钗占胜处,黛玉能不病乎。	100
凤姐说茶事	王熙凤戏谑之间借着送茶叶说了那几句话,使读者觉得宝黛姻缘已定不可移,以为作者构思就是如此。书中诸人也该这样作想。后来突然转折,无意中生变,而且变得端端在理,这是何等之奇。	49	凤姐可恶,明是违心之谈,不过随口绰趣而已。宝钗深知,故曰谈谐。黛玉闻凤姐之言,却稍慰于心,故绝不嗔怒。只含羞默坐耳。而岂知凤姐早已心向宝钗哉……宝钗自知已占胜者,亦复随口笑谑以簸弄之,而两玉且闻言心喜,以为心愿可遂,深可怜也。	109—110

第三,在哈斯宝评点中有些批语明显带有反问的语气,似乎是在反驳某一观点,其反驳之处恰恰是陈其泰批语中所评述过的观点。如果说二者持有相似的观点以及共同选择同一文本情节进行评点,可以理解为纯属巧合之举或英雄所见略同,还不足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影响和被影响关系的话,那么下面将进一步论证二者之间的联系。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第十二回的回批中有这样一段批语“第三回中就有老夫人接来外孙女,这岂无用意?至今宝黛二人都已省得人事,还令他们挤在一处,手接足触,难道不知雏大将鸣,花开送香的道理?这个罪过不归老夫人还能归谁?有人说,老夫人原打算让宝黛二人先通私情,后才正娶,罪过就更重了。亏得颦卿之志如松子之坚,否则一旦失足,又该如何?老猴子何等可鄙!”^⑩这里“有人说”也没有注明到底是谁说的,但是其反驳之意非常明显且强烈。在陈其泰的批语中可以看到类似于这一“有人说”的原话“贾母老年人,自有斟酌。二玉同在园中,所以放心者,以为他日总要在一块儿,不妨尽着搁在一块儿耳。”^⑪可以看出哈斯宝回批中反驳的观点恰是陈氏为贾母辩解的观点。陈氏认为,贾母是极疼爱黛玉的,本希望宝黛二人将来能够在一起,聘宝钗非贾母之意,是王夫人及凤姐极力撮合之结果。陈氏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贾母的同情与辩护。而哈斯宝在此问题上与陈氏恰恰相反。他认为贾母“性情不定”,今日亲了这个,明日疏了那个,是宝黛爱情的破坏者之一,对其充满了厌恶、憎恨。哈斯宝很可能是看到陈氏为贾母辩护的这段话,很是不能赞同,于是在回批中予以驳斥。而且对陈氏这段话的两层意思都予以了反驳:二玉同住一处无妨;日后二人定有婚配。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第三十六回的回批中对鸳鸯之死有这样评论:鸳鸯之死,“贾母非死于仇敌,何义可尽?贾母非其夫君,何节可殉?果真感恩,思求报答也就是了,

何必殉死？故不能说是大义大节”^②。而在国家图书馆所藏藤花榭评点本的一百十回的回批中评价鸳鸯为“至忠至孝”。虽在用词上有些差异，但藤花榭本却很明显是在褒奖鸳鸯，肯定其行为。王希廉在评价鸳鸯殉主时则评价其行为“固是义气，亦是怨气”^②。不论是藤花榭藏板批语还是王希廉批语，其态度则都是很明显是在肯定鸳鸯的行为。而哈斯宝似乎很不能苟同这些说法，从而进行反驳。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有《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的白话本和评点本。共4函，每一函套内的册子上依次各标有“文”“采”“风”“流”一字，共28册，线装本，每行24字，共11行。评点本的一百二十回结尾处标有“桐花凤阁主人评，墨禄斋主人手录”字样，每回的回目下方都有朱红印章，未识。桐花凤阁主人为清代陈其泰。据刘操南先生考证，陈其泰生于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卒于同治三年甲子（1864）。字静卿，号琴斋，别号桐花凤阁主人。十七岁始读《红楼梦》，二十五岁撰《弔梦文》，后列陈评之首。“至道光廿二年，陈氏四十三岁时，手评逐渐写定。”^③关于陈其泰评点《红楼梦》的时间，张庆善也认为，“二十五岁（道光四年，1824）开始写评，用了将近二十年，到四十三岁的时候（道光二十二年，1842）才全部写完。”^④从时间上来看是早于哈斯宝“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起撰”（1847年）的时间。据刘操南先生讲今余所见，非抄本，亦非过录本，而是陈氏的手稿本，现藏杭州市图书馆。^⑤一粟先生于《红楼梦书录》中记载“陈其泰评，墨禄斋抄本，一百二十回。未见。……民国二年（1913）赣宁乱定，棣孙族叔返江宁，于旧书肆中购得藤花榭本，有墨禄斋主人手抄斯评。爰借录一通，分为十二卷，题曰‘桐花凤阁红楼梦评’。”^⑥经翻阅对照，国家图书馆所藏藤花榭评点本与一粟先生所记载的本子又有所区别。陈氏手稿本同国家图书馆所藏藤花榭评点本，其批语文字虽大体相同，但亦有些出入。如上文中提

到的关于鸳鸯的评价,墨禄斋主人手录稿中是“至忠至孝”,而在陈氏手稿中则是“愚忠愚孝”²⁰。哈斯宝所看到的很有可能是墨禄斋主人手录本,而非陈氏手稿本。

结语

经过上述对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与《红楼梦》诸版本之间严格细致的版本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新译红楼梦》的底本与程甲本、程乙本文本文字有诸多不同之处,又与程甲本翻刻本中的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和王希廉评本(双清仙馆本)也有诸多不同,因此,可以排除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不是程甲本、程乙本,也不是程甲本翻刻本中的东观阁本、本衙藏板本和王希廉评本(双清仙馆本)。通过对照还可以看出,哈斯宝翻译所据底本文字与回批内容同程甲本翻刻本中的藤花榭藏板很相似,因此,哈斯宝翻译的底本是程甲本翻刻本中的桐花凤阁主人评点的藤花榭本,其评点思想或多或少受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的影响。

《新译红楼梦》版本的确定,有利于解决早期对哈斯宝翻译底本问题的争论。通过版本的确定,可以据此推论哈斯宝所生活的大致年代,有助于考证“哈斯宝是谁”这又一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判断《新译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有利于合理判断哈斯宝评点思想和艺术主张的影响来源以及艺术旨趣独立性的评价。

*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哈斯宝《新译红楼梦》与其翻译底本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7CZW063)阶段性成果。

注释

- ① 格日勒图《论哈斯宝在蒙古文学中的历史地位》，《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 ② 格日勒图《关于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及其它》，《内蒙古大学学报》1976年第1期。
- ③ 阿尔丁夫《关于哈斯宝〈新译红楼梦〉成书年代考——兼谈依据的“底本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 ④ 陈岗龙《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翻译底本问题》，《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2辑。
- ⑤ 胡文彬《程甲本、程乙本与程高本系统》，《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2辑。
- ⑥ 曹雪芹著，程伟元、高鹗整理，张俊、沈治钧评批《新批校注红楼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0页。
- ⑦ 林冠夫《红楼梦版本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 ⑧ 曹雪芹著，程伟元、高鹗整理，本衙藏板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手稿），国家图书馆藏，胶卷编号：18351。
- ⑨⑩ 曹立波《东观阁本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0页。
-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 曹雪芹著，程伟元、高鹗整理，陈其泰评批，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194、161、236、56、343、52—53、267、7、10、334页。
- ⑭⑲ 哈斯宝著，亦邻真译《〈新译红楼梦〉回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124页。
- ⑰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蒙古文），内蒙古大学语言文学系内部资料1975年版，第220页。
- ⑲ 曹雪芹著，高鹗、程伟元整理《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影印本），第3653页。
- ⑳ 张庆善《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红楼梦〉评点浅谈》，《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辑。
- ㉖ 一粟《红楼梦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

（本文作者：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邮编：028000）